

存
合
之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六一五六
二二二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六一二六
合六一冊
三五函
二二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50)
函號	365 31

事文類聚

新集

九十七、九十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G Y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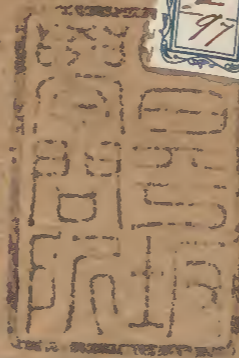
Kodak, 2007 TM: Kodak



事文類聚新集

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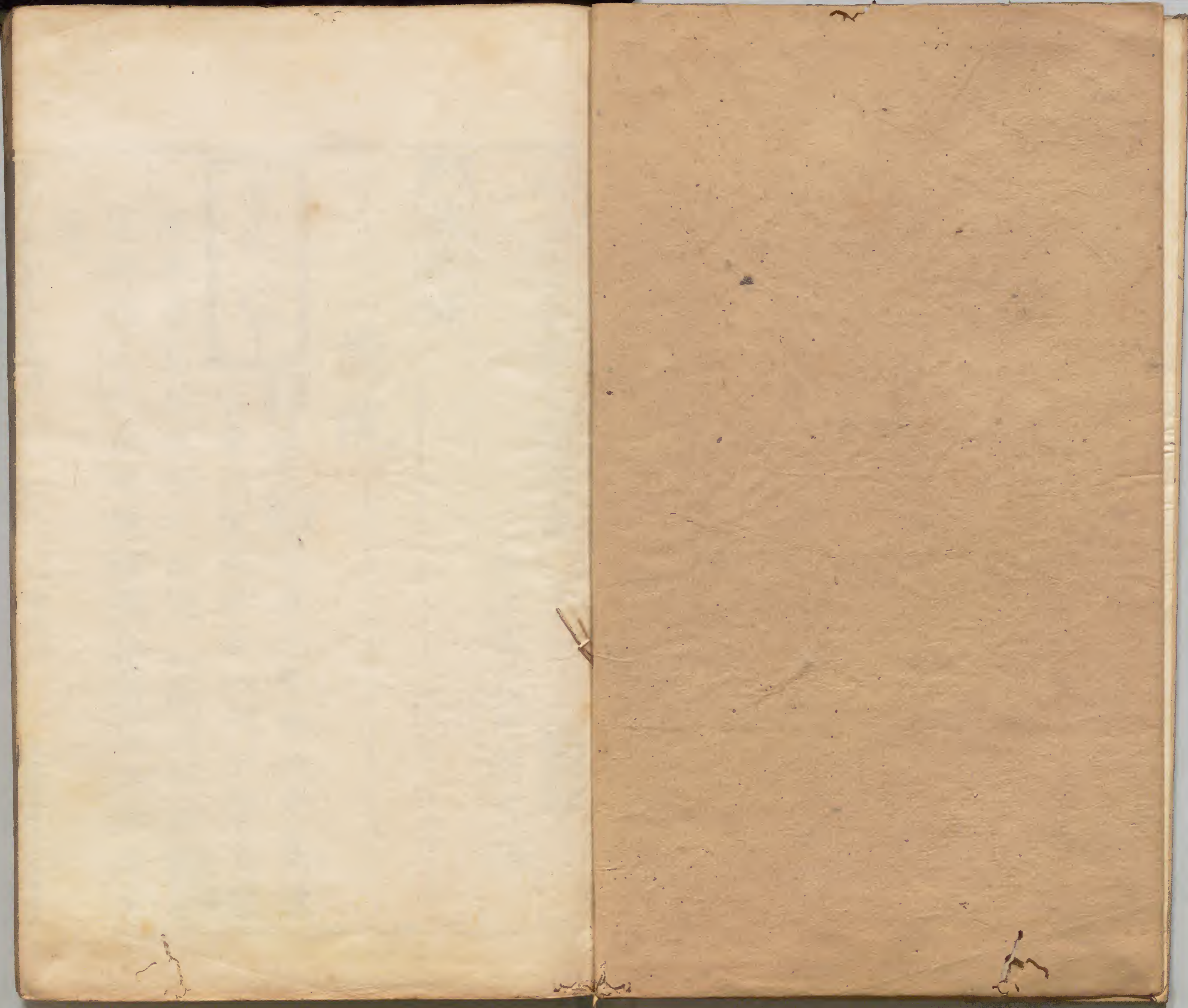
十五



4277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書類	別函	架號
一	二	三	四
册	號	架	號

不許帶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集

南江富天用時可編

諸院部

淺草文庫

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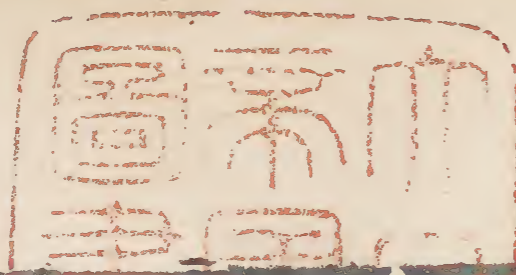
歷代沿革

秦始置**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

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中書院自此始**大元**

置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右分

員



羣書要語

保氏掌諫王惡注曰諫者以禮義

正之周禮地官箴尹楚之官亦諫

臣也呂氏春秋注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

人舉過者三十人劉軻上崔相書凡章表皆啓

封其言密事則用皂囊也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丹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流涕

言本傳

張湛白馬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後張湛傳

頭軻乘輪

申屠剛嘗慕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

諫不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後本傳

額叩龍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爲官使陛下

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血被

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
隨而引其裾三國志

回天之力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證歎曰張公論事
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入閣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
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
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
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

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大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
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側門論
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宗實錄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幸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
過差諫臣論諍徃復數見况朕之寡昧今後事
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
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
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時以聞而削其
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箱
口非社稷利也 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死內外以言爲諱高
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
謂之鳳鳴朝陽 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成安世字器之遍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
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
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
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同上

謗時賣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
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
直悉取焚之 東都事略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
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
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直
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
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職官
分紀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脩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
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錄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
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
坐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
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
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

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召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其選輕之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

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爲之率其下又有補
闕拾遺皆爲定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
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中詔更遺補爲
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
愈重矣 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
耳目之司尤加慎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
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選也先是院
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遷次日月
漫不可攷願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
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
工鐫石寘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
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
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律詩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
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
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
遠看 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

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

多至數大**漢**武帝元狩五年初置

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後漢**諫議大夫六百石

後魏亦置諫議大夫**後齊**集書省有諫議大

夫七人**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

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

大夫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

廢之**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

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

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左隸門下

右隸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

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宋**承五代之弊

官失其守官職差遣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

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

供職者方為諫官**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

署諫官六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

議大夫充職其後員闕不補天聖初上封者

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諫

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

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

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隸門下
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
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
得諫正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
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中興之初
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
中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
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
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紹興元年詔中書門
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

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元置局處使職
大元置諫院掌規諫遺闕左右各立諫議大
夫

羣書要語

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
豫之生也前刑法志諫議曰納誨

鄭氏綺談諫長丁未錄**注**諫垣之長也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韓諫臣論
谷永曰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
修其職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漢蕭望之疏動
寤萬乘轉移大謀漢王商贊論諫本仁義唐陸

贊贊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蹇諤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者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六帖贊皇一品制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

朝夕交戒儆予之闕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者艾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贈其直而厚其祿也六帖鄭朗大夫制擢居

首諫益厲蹇諤

白集鄭覃制

進增七諍之重胡

文恭行錢彥遠制

改七人之華秩

錢表類備員

諫省。尸祿諫。方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養廉既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才並同上。俾職獻替僉曰汝宜南豐擬制數共

工之罪不避堯聽辨垣平之詐益彰漢德一

集授元海諫議大夫制

魯公藏器莫如實華於

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遊於公卿同上左右諫

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

官宋景德詔

詩句

禁班聯錦綉諫紙賜賤藤唐元稹補裂

官能用儒吾道益黃山谷

黃山谷

惟修惟靖立朝讞

素相之後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在列石徂
徠慶曆聖德詩余時忝諫臣丹陛實咫尺杜顧
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
玕轉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同上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云德望完圭角儀
形狀陞庶王荆公送宋諫議開緘宛見諫議面
盧仝茶歌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奏褒有軼才
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
夫本傳

寬饒忠直

蓋寬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
事上以寬饒然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愍傷
寬饒忠直憂國上書訟寬饒罪曰臣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
竭誠親於朕

儒衡勁正

唐武儒衡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
勁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梁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續漢書
周舉傳

公直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
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
本傳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
之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
並本傳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
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
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
擢卿諫議大夫
柳公權傳

讜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
其職出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

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景大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本傳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本傳

數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本傳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聖心者前劉輔傳

直辭無改

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宦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後本傳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繆寵至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本傳

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
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
人帝曰真諫議也

諫止答郎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答
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當
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
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
輕臣而不顧所言私因置笏於地而退帝從容
謝之遂原所答者本傳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獻樂及幻人明
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
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
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後本傳

上言制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
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元帝即

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此
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畎畝
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並本傳

上言宦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云臣恨
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 袁宏漢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與奏諫官所上封
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
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創諫院庶免
漏泄至大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

置投書匭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
名曰延恩南方丹匭銘曰招諫西方素匭銘曰
申寃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
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
進 官志

仗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今兼
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閣中抗論

唐鄭覃爲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措紳想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閣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

閣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
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侑爲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
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
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
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者徵與王琰同輔政琰日以諫諍爲心恥君不
及堯舜臣不如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
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
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所爲帝咨重
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
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帝
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矣

諫望仙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望
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戟駕集鳥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鳥集升平第庭
木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唐本傳

冠蓋望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
明宮冠蓋駟相望于道每歲宴于家以一榻
置笏猶重積其上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為郡國
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
上疏曰陛下憂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之士以為內
臣

糾正奸邪

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
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
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言行錄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謂普惠曰
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並為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
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為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
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
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

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事畧

才若楊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
帝召作東辟雍德陽諸觀名拜諫議大夫

月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曰
月慚諫紙二百張

張慶集

注唐肅宗制兩省官

十月一上封

日赴內朝

宋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

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入閣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頌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

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止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爲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爲故事李氏談錄

諫論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爲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臺諫官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鑼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與我曹入諫同上

古今事實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

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爲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

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

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
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
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
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
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
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
於德而費於辭乎好蓋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
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
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
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
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
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
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
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曰

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
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
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
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
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
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藏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
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切意
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
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
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爲
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踈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媿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媿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媿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旦承暮弼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籲俊雲翼首
 離潛德望完圭角儀形壯陛庶徐鳴蒼玉佩盡
 校碧牙籤綸掖清光注鑿坡茂渥霑文明誠得
 主政瘼尚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謨
 資石畫兵略倚珠鈴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
 謳謠喧井邑惠化洽蒼黔進律朝章舊疏恩物
 議僉通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申甫周之翰龜

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首路龍旗
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艾衛甲筭朱綬海谷
移文省谿堂燕豆添班春回紺憶問俗卷彤檐
舟楫商岩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
調塩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
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
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
宜搜信客旌築居仙縹渺旅食歲崢嶸使者求
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歛使忍傾君君
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律詩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
煙漠漠雲愁江館雨瀟瀟鷓鴣得路爭先翥松
桂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關門外老
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閒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

韋諫議三徵不起戀青山

寄李賈二大諫拜命 劉禹錫

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卧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

宋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隸中書**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

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

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

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

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

復隸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願依唐

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不任糾彈之職

孝宗從之光宗立復省**夫元**置左右二司諫

又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

羣書要語

左右諫曹所宜迭處 晏公類要 實爾右省職在諷議 曲阜行吳安論

古司諫制書

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凡在茲選實難其人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初
詩句惟脩惟靖立朝讞讞素襄之徒含忠履潔
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
徵參裨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
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
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二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聞言帝王以納諫為
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
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
奸幸與陽城為助韓愈為墓碑

惟能舉職

牛叢字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
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
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
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
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
言行錄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
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
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皇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傅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
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
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
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
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言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
得人事畧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
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
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
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言行錄

法筵龍象

崇政殿說書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
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
希哲笑而不言邇為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揚
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
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證三疏請致座右以為
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

並同上

賞一隱逸

宋朝咸平中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
諫真宗曰賞一逸人可勸天下會要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
大體者四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
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
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
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
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中興系年錄

存藁七十章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缺
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
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
其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錄

攻蔡京無君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
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
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
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曰
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
也遂攻之愈力言行錄

劾親王造錦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頽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 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言行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言帶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璫甘昇都承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稱職遷員

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郎在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
因詔改郎中會要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
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
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
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
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
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
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
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
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
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
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
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
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臣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

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不
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
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
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
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
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
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
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
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
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
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
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
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
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
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
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
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

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甚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柰寰區未晏然明日翠華
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左右補闕

歷代沿革

古無其官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
補之蓋取此義

後漢伏湛出入禁

閏拾遺補闕**魏**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

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

可替否職官志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

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命侍

中李冲補闕左右**唐**天后垂拱元年因其義

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員天授中左右各三員

通前為十員神龍初依舊各二員其才可則

登不拘陞叙大曆七年各加置兩員**五代**後

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

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大元**有司諫又

有補闕拾遺

羣書要語

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宋端拱元年詔

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柳宗元為柳渾

行狀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

天子之嗜欲而彌縫其不至也元稹揚汝士授

右補闕勅左右補闕開元以來尤為清選通典

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扈從乘輿唐六典

詩句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杜題

古今事實

陛下侍臣

舒元褒曰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續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

宗謂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

人通典

職在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

德輿上疏切諫之臣職在諫曹今採羣議敢瀝

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韋温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冝斥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

握筆草狀

劉寬夫為右補闕陳岵進注維摩經得豪州刺史寬夫因對論之敬宗怒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陳岵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誑

以鯁亮稱

路隋端亮寡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又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並唐本傳

以諫忤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

廷有闕夫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更進諷諫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卒然與緇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避

酬勞無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廷詰之曰獨孤與子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綏休復悚恚而退分紀

諫治金丹

裴潏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令古士治金丹服之頗躁潏上疏諫帝怒貶江陵令

論壞紀綱

敬宗政事日辟補闕舒元哀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由宰司進擬恐論壞紀綱帝厲語曰更

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薛廷老傳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通鑑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通賤視貴聽所申
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
自于幼年是以造俊造之末跡廁牒計之下列
賈藝求售聞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
乃舊曰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喔伊逡巡爲達
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
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
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于繫者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
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
攘布衣從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裁
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
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於
公侯之闈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
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
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
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
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
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中險艱不守常無以處
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
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
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拔文
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
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祗取誚耳曷予補乎
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
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益或勤以奉之
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何輝耀爾能言爲建統
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
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
一名何足就矣度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
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
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
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慕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
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
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
謹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
皂鵬寒始急天馬老

能行

答岑參補闕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宰相後我往日
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
贈白頭翁

送李補闕

韓退之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
誰論駟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
沐聖朝恩

送邊補闕省覲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街詔下才子采
蘭歸斗酒百花裏情人一笑稀別離須計日相
望在彤闈

寄鄭補闕

羅隱

夫子門前數仞墻每經過處憶遊梁路從青瑣
無因見恩在丹心不可忘未必便為讒口隔只
應貪草諫書忙別來愁悴知多少兩度槐花馬
上黃

左右拾遺

歷代沿革

古無其官漢汲黯願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闕拾遺文帝初立給

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衡

為侍中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

主拾遺應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

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

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為左右正

言大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羣書要語

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荆公上田

正言書

願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

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

策時同上

詩句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杜宿左省避人

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杜出左掖

古今事實

號為三緊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

孤秀者署之俗號為三緊官又拾遺立緊以其

行立在北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云云

赤尉坐緊云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
以為榮也西京雜記

號稱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辨文章書翰號六絕
並本傳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
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曰張方回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
堪為諫諍之官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
選甚重其秩甚卑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
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
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
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
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白集

自釋褐拜

張鎬有大志好主伯大略揚國忠聞鎬才薦之
釋褐拜左拾遺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
所數論事

為王者師

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
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
數年出入將相分紀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巽
韋况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
左拾遺並本傳

叩墀苦諫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
出班以頭扣墀苦諫本傳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
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姦邪不可相後

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本傳又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韓文陽城附傳

立陞大言

唐宋璋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李邕傳

論執強梗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並本傳

言無回忌

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
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䟽論諫
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
為冗負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謩為等列臣
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聞即奏

薛延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
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
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耆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
節掉舌下主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
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本傳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
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䟽成示登登動色願
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
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分紀

諫營興泰

唐盧臧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臧用諫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同上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宮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制以拯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目為柳篋

唐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賤奏時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

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言行錄

謂之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六典

載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同上詳見公華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

李渤

韓愈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

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
浪透桃花恰五年
垂白郎官居座末
著緋人吏立階前
百僚班列趨丹陛
兩掖風清上碧天
從此追飛何處去
金鑾殿與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
性格孤高世所稀
金殿日聞親鳳袞
古幘時展看漁磯
酒醒虛閣秋簾捲
吟對疎篁夕鳥歸
獻替頻陳忠譽播
鵬霄萬里至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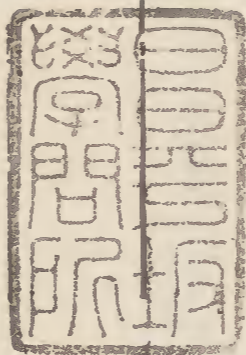
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
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
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
自覺諫書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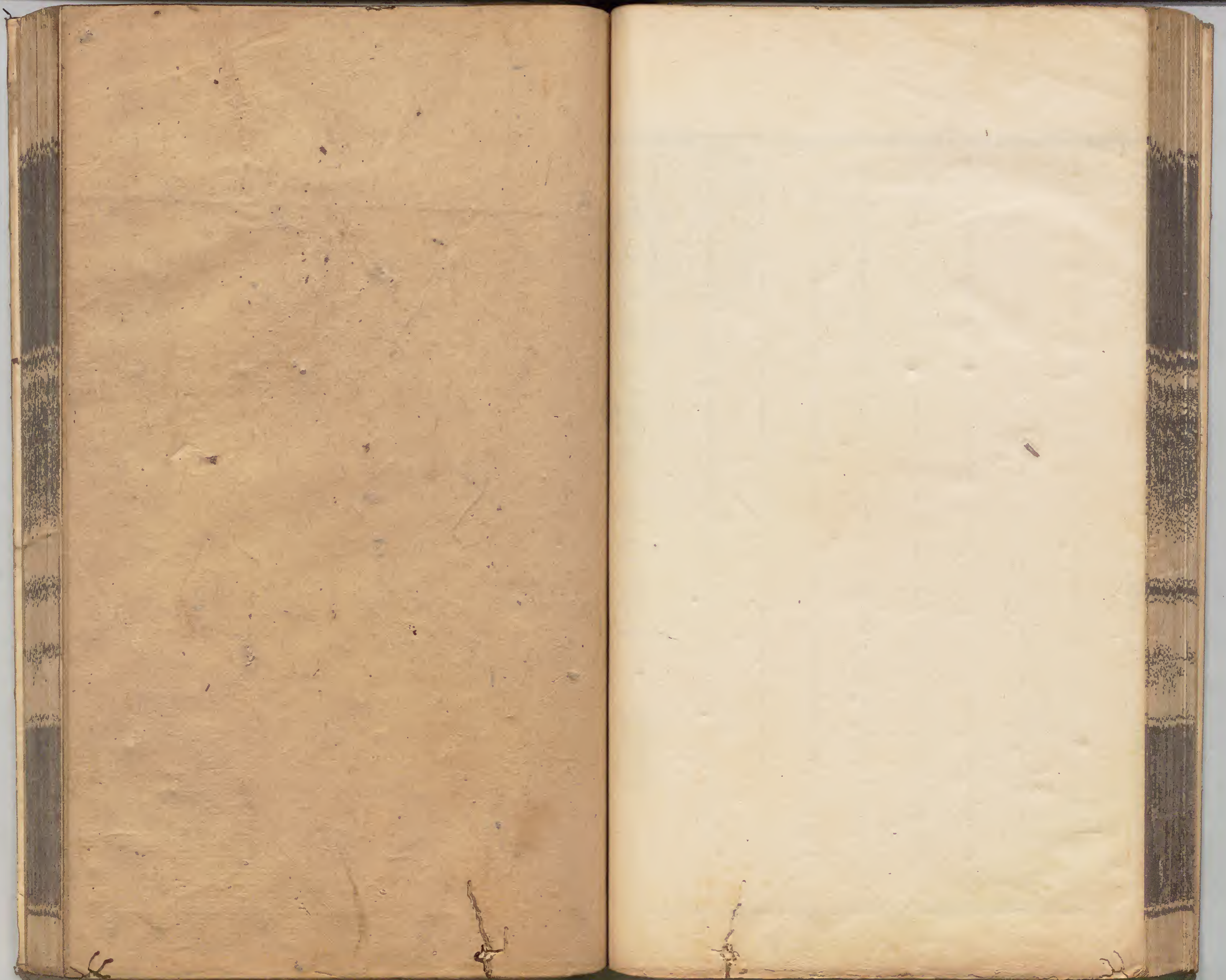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費冠卿

拾遺帝側知
難得官緊才
微恐不勝好
是中朝絕親友
九華山下詔
來徵三千里外
一微臣二十年
來任運身
今日忽蒙天子
召自慙驚動
國中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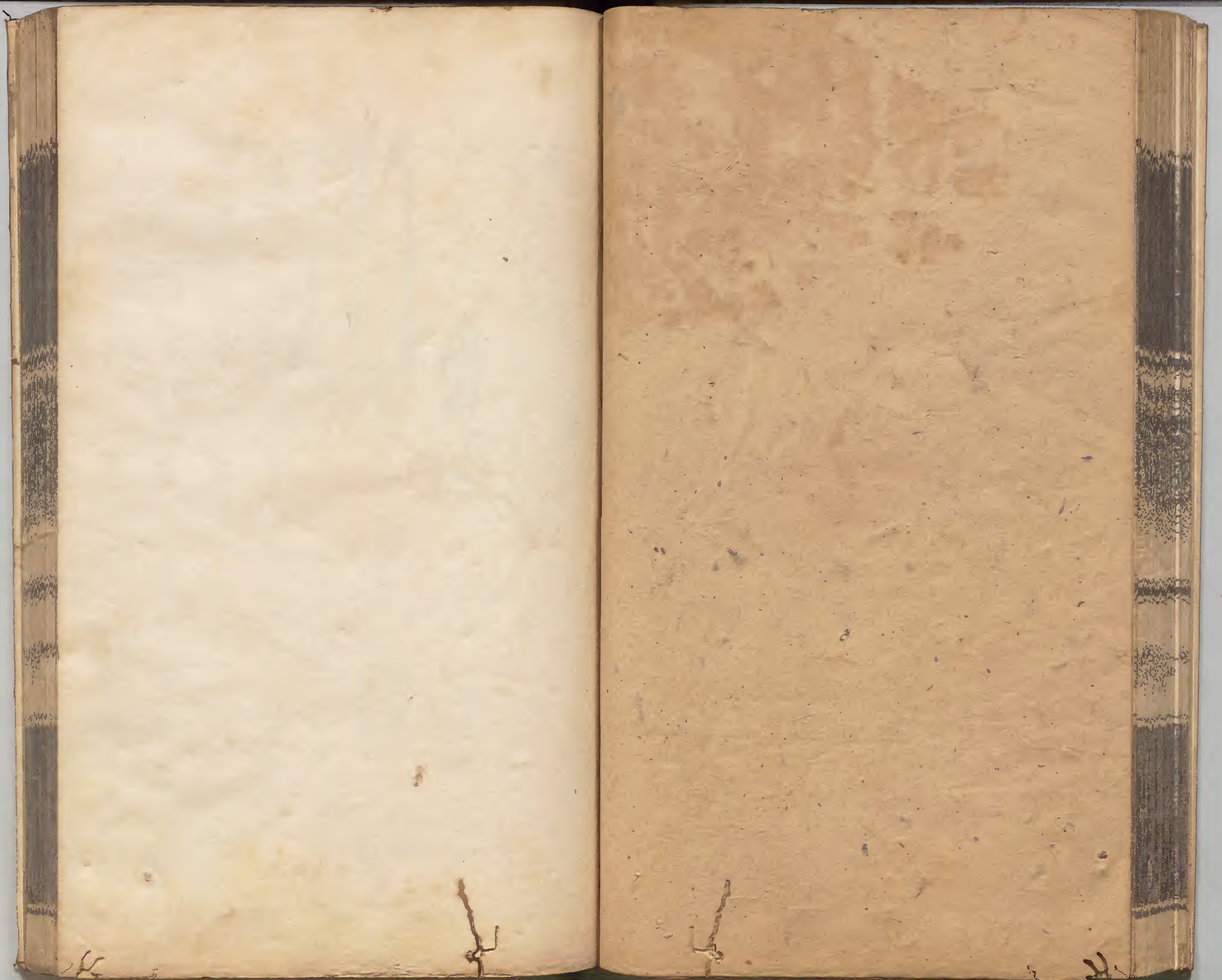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新集

廿三之五

十六

東京圖書館			
一	二	三	類
冊	號	架	書
			門
			類

不詳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新集
史官自黃帝有之
夏商太史周大
史小史內史外史而侯國亦置
秦

院部

淺草文庫

國史院

附

總史官

歷代沿革

有太史令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之談卒
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修撰
之職以他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
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漢至隋唯魏明太和中

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

唐武德初因隋

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

相監修

唐李元絃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

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

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

直焉

宋

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

館檢討無常負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

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

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

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

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

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

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

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

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

為編修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

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

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

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

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
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
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
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
實錄院紹興初實錄院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
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
院著作局唯修纂日曆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
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
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璹請仗下所言宰相撰錄
院時政記自璹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

時政記樞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燕
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錄唯呂蒙正
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
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
關中書直送史館起屠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
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
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大元國史院有監
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羣書要語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外史尚于四
方之志禮 小史掌邦國之志禮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吾見百國春

秋墨子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子謂荀悅

史乎史矣文中子刻於玉版藏於金匱與天地

相終晁錯對策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

典煥然可觀温矯表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

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

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

叙鴻業蕭嵩制紬史策之微烈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

勸教化在於春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

之餘力得東觀之全才齊抗制脩明簡策惟爾

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

國書○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摠史

官之微婉蕭鄴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

董兼麗卿雲二班傳稽合異同裁成褒貶同上

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邁制遷紫薇皇極之位摠

簡書刊集之司孫奭制官當喉舌職重陽秋王

鐸制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

會要魯史以來文憲之實足徵孔子因而修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

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馬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

悅紀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

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

興廢之政皆本起居六典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

中送立之南歸詩枕中鴻寶羞於進柱後惠文

今迺寬何斯立次韻蔡提舉詩早辭右史春秋

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堯父舍人挽詩玉階

良史筆金馬揚師道詩撥天才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

其善叙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司馬遷傳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

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詳見監修國史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常巨源蕭至忠

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籍功於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事載言則閤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本傳

咸稱二子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序事贍詳若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疊疊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同上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 唐書

號爲穢史

爾朱榮於魏爲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 並同上

烏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崧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於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難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為五原太守王智密詰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名高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

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讜鄧頴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浩誅之盡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內使衛士數十人漉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史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爲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掌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遷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亡而遷爲太史今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趾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惟三代錄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本紀十二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

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得人禍則

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
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
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
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爲宰相知其無他才能
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
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
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跡及賢士大夫
事皆磊磊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
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
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尔退之豈宜虛受
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
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
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
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

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
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
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
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
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
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
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
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
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
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
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
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
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
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
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
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
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

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
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
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
以滋久則所云名器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
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
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
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
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
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
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
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忍去又何以
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人誘館中他人及
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

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詆著不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
之傳方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洎昧日
輒冒宸嚴中謝臣竊呂詒厥孫謀實爲大訓必

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
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
之勃興備盛朝之盡美治安之極蔀判所無禹
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事繫時時繫月
宜一經以垂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
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
符祐之成舉是非而雜揉攷崇觀政宣之志頗
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存致偉蹟闕休
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
宗祐宅心羨墻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

正之供覲文王之景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
西箱之御趣哀東覲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
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緇素之勤藏名
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

代進 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
典謨爰勤信書上干乙覽中賀臣竊以炎宋開
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顯哲宗於皇徽
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績武功疊
西羗湟鄴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

綸圖謀之符璫際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
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著前揖商王之
躅俯卑唐帝之撫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紬書太初之後闕不
錄博延碩學論次舊聞迨繼照以龍飛肅終篇
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之藏副在有司
爲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爲盛莫之與京恭惟
尊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
之繩記動記言下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
丹青臣職總編摩功懋潤色莫測乾坤之蘊第
輸鈔槧之勤述羲農黃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
舜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
可悉數孰若百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筆進
用祗調教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觀東護日月金
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覓裳侍玉除洞有百年祿山藏太

史書君恩隆二帝且莫上穹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容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千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脩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構書收散亡竭來東觀

美冊墨聊借舊史誅姦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院部

監修國史

歷代沿革

北齊

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

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

宰相監修國史及以他官兼領

注

房元齡為監

修給事中余敬宗兼

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

監修國史職

宋朝

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

事類彙編卷五

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乾德初以
趙普兼監修止用勅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
以參知政事監修自後參知政事亦有管勾修
國史者不常置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錄宰臣呂
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
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
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
政事王旦權領史館事實爲監修國史之職慶
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
宋朝有三館首相領昭文次相領集賢雜監修

國史監修國史修日曆也故常帶入銜自元豐

王珪後宰相皆不入銜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
兼提舉監修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頤浩引
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監修監修
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
該萬侯禹並爲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爲二
至今因之 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
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
趙溫叔爲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爲
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

答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大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而無權字

羣書要語 監綜史氏潤色大猷 李固制主張 懲勸總領典墳必使書法彌精動

契春秋之旨 鄭朗制兼刊綜之榮 蕭鄴制踐黃

樞之峻級總青簡之刊修 丁搏制

詩句 褒貶唐書天曆上捧持堯日慶雲間 子建

上武元衡

古今事實

相臣總統

唐大詔令令狐綯監修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 以來率命相臣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學 士分修使秘書監魏證總知其務凡有贊論證 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為監修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 記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 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

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壽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於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

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修國史趙瑩奏歷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諸髦士

並晉書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

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
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於是
求罷史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稱述無主條章不建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彘家自爲政駿每
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
官載事爲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帝
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
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魯未絕口而朝野咸知
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
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
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
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
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
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日曆劄子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
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
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臣
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
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
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
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
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
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
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
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
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日辭見之類至於起
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
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
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
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
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
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
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
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
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
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
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
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
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
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
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
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

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
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
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
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
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
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
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
得錄爲章卷標題目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
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節終命
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

不勤其事贖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修史

歷代沿革

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

掌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脩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乾興元

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舊四人今只
二人聖擇館閣官二員充之 元豐官制行國
史隸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
紹聖初復還秘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
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
郎以下充 四朝志 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屬史館
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
置國史院二十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
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 中興
會要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
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馬乾道洪
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
呂務觀李季章比日踵為之

大元 國史院監修國史之下有修史

羣書要語

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
無所拘 白集除韓愈制 立詞措意

有班馬之風

同上

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

春秋之職業也

元微之行獨孤朗制

臣適執筆

隸太史

韓文

馬融

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

典史官晉朝推美

史通論

丘明之傳博采衆記

晏公類要

屬刊集於國典

揚億表

討論一代之

善惡而撰次之

荆公行范正制

眷言筆削宜屬

英髦

通典

古今事實

彤管記事

牛亨問彤管何也

答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

事

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

得秉筆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

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虛美

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紀錄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翱奏臣謬得秉筆史

館以紀錄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

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蔣又外祖吳兢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

核綜羣籍有史才

宜選名才

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宜遷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為諫議宜遷秘書少監

續通典

三世踵修

蔣乂遷起居舍人兼史任乂子伸大中二年為史館修撰皆歷史館修撰

四人並命

太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同上

操履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操履無玷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冲澹刻意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邺鄂為

編修官安簡神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
爲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
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
爲修撰近世修史必衆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
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藻

汪顯謨藻字彦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
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
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州詔領日曆如
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言行錄

訪求事迹

李益能撰綦室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
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
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不無過失
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
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
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
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
取當時輔相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
可信矣 東都事略

遂獨秉筆

宋祁字子京賈昌朝建議修唐書命祁與王堯
臣楊察張方平為修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
呂夏卿為編修而以昌朝提舉後相繼出外祁
遂獨秉史筆 同上

首獨委公

蘇北海先生密禮行狀云主上採議臣之言肇
置史官 時紹興三年為史館修撰以復承平之

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公士艷其榮

重臣兼領

宋璟蘇頲修國史制古之良史實難其人掌邦
國之事明懲勸之道是以政駁弘簡茂先博物
爰自重臣式膺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子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
卷總統史任

權重宰相

唐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韋安石閱其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
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本
傳又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
權重宰相戒人君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
也

職兼中丞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 仁宗實
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今依舊供職從之黯
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
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
設此書行應有賞音者自古體正而思精未有
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
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日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乞米作傳

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日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林字天球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東都事略

精擇讜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讜正有聞方堪此任所以承前蹤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衆所推者方今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惟編輯踈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於史官內簡擇堪任修史人錄名進內並唐書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舉而必書用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術文雅進德修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為朕寶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發揮蒼籀唐大詔令蘇頌行張說等監修國史勅令

號吳均體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均有俊才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之謂之吳均體

號賈鐵叢

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可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時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叙桑魏

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
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銖緯長於記注應
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目之
為賈鐵胤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省已無取受恩殊常倉惶震驚未及陳露今日
中使奉宣進止授臣此職切自思忖非所克堪
感戴屏營不知所據伏以褒貶善否裁成義類
直辭是係往哲攸難臣謬踐台司無補皇化每
憂覆敗上負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渥
稽前古之彛訓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
其人量力循涯自知不可又自貞元四年李泌
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著慎重留於聖心
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內省以榮
為憂况君舉必書時同堯舜之理任人以器願
無遷固之能所覲殊私特寢成命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揆才非稱聞命若驚切惟建官以六太為先實
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專門若時聖代
之信書方籍春卿之精識明是非於五紀昭功
德於四朝自行荀袁鴻鴈之行寧備遷固馬牛
之走如臣者含毫無取濫吹有年紹興正是書
林嘗參於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
茲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而叨塵數職懼
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 陛下擴大
明而委照矜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名家虛
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
臣無任震悚候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惕於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
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
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
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
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
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
煌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問學最淺昨在
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

况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之豈
容未至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聖 皇慈
收回渙渥額命耆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
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先朝臣曾鞏著論
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
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
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
若此而使臣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
無日如昔人所誦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
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聖 聖慈併回誤渥所
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洪邁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
自四朝大典開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三預編摩
兩叨脩纂初無才學識之三長以裨筆削爰自
去歲蒙恩紀錄召從外郡俾續紬金匱石室之
書賴聖學發禫切窺至曠期年于茲行有汗青
之聖庶得少逃罪悔上答恩知今乃猥緣晉除

就陞厥次顯此重任願何以堪伏聖 聖慈矜
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
兼修國史恩命臣未敢祇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閏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
之班仰戴鴻私俯慙駑鈍 中謝 伏念臣本無能
解績有功逾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
竹旋待罪於輔藩茂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
封之收召超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
勸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

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
願忝愚將何答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齊
堯舜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尔恢張於治
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
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
言竊闕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
而究終始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
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樓鑰

疊被恩榮采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
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
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北門視草顧五技
之已窮東觀濫巾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躡選曹
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升論撰銓
曹至冗尚憂綿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
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
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
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
偁嘗與詩曰三百年来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
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同修史

歷代沿革

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為修
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之

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之

大元國史院修史之下有同修史

詳見國史門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

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東都事略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時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
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十四
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史冊
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
事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言行錄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 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數求

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焉東都

事略

又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

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聖朝要略

父子同典

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廩兼國史編修實錄

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摺紳榮之言

行錄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邁

拜命稠沓拊心震兢切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
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
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鯁生
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
侍從而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倘稽
牘免立見器盈伏望 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
仍舊貫博選立言之事來充紬室之官庶使屏

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洪咨夔

專官演誥甫玷討論分職紬書忽參撰次蒙恩
曷奕揣分屏營切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
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辦而不華猶坐
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
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譏譏矧今脩明三館之制
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
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

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 皇帝陛下
下亟收寵渥別畀譽髦必漬墨之得人庶汗青
之有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樓鑰

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 高皇帝中興之烈
信遠邁於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
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臣蠢愚遭世明
盛自慚薄宦幸三入於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
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二史官敢迂清

選欲望

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專

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 高宗皇帝中興
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
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
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
之間僅能略通訓詁人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
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

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唾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

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八年判館

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聖擇館閣官

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正館閣校

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

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

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

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 **大元**國史院同修

史之下又有編修官

詩句史筆應令諂骨羞 王建上韓愈詩端笏朝

光殿歷稔朝雲陞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王

維詩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說說書

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周益公集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人之良史

游降撰

行狀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東都事略

請同編修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同上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善嘗諭以荆公意公竟不往

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篇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言行錄

修定事迹

李益能撰纂密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無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本朝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脩四朝正史賴同寮協力裒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粵自

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證同異
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
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
院官互相脩潤庶幾首尾貫穿體制歸一無思
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
守取進止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晚有屬先生拔書暈是非原正始簡古斥
辭費褒善傷獲麟疾邪記有蜚處心必至公撥
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羅罽

寄永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客出入承明廬傳聞播六經絕筆獲
麟初必復藏南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跂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繽紛南山竹牋賦困
簡牒大賢乃獨樂逸軌誰復躡爛然霆雷光四
海俱燁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四

新集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歷代沿革

周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

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
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
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
則在御左右記帝言及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

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 至隋置為職員
列為侍臣與掌其事唐起居郎二人掌錄天子
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
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正觀中
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
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
隨之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
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
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敬
宗李義甫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命起居舍

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
長壽中宰相姚璩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
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
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由因舊制勅稍稍筆
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
詔書不及他事太和中詔入閣日起居舍人具
紙筆立螭頭下復正觀故事 宋 沿唐制起居
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
虛名 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
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

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迤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候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七年詔過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

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 **大元**有記注院掌記言動置修起居注

羣書要語

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 記玉藻 古之王者世

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前藝文志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

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 後漢荀悅傳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

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左傳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大序莊二

十四年曹歲曰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春秋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賈誼政事疏

史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

之書禮春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

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

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六典筆載螭坳初

寮制左右置史職聯兩省同上執筆殿陛予言

汝記除范祖禹制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判策

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

詳樂城制珥筆記言才光東觀唐許公集書笏

珥形記事於仙室文選王元長詩序

詩句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陳后山寄張舍

人官清立金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姚合寄

周起居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元

微之誇白樂天

古今事實

曰柱史星

東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有左右史之象也晉

天文志

稱左侍極

柳玼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

柳玼家傳

操筆赤墀

鄭覃日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

用黨人

職林

對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下後謀

議皆不得預聞姚璿請撰時政記

百官志

執筆螭頭

唐鄭朗字有容為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

云云

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

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

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恐平常閑語不關

理體垂將諸來切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

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

本傳

又唐文宗

勅左右省起居齋紙硯及筆於螭頭下記言記

事六典

置札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

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
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音帝領之
李珣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
疾趨而置詞拜舞焉嘉話錄

善惡必書

劉充濟爲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
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
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本傳

君舉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

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
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
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
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
陛下慎之太宗大悅本傳

不聞觀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
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
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誡庶幾人主不爲
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

書之耶遂良曰臣子當載筆君舉必記本傳

不當觀史

魏謩文宗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
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
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
不可為史乃止魏謩傳

邇英立侍

宋講讀官侍邇英者皆上每問事則眾人齊對
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讀者以次立而記注
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立侍密邇德音以詳

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長編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詔
訪之際動闕政體乞令修注官侍閣中會要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范百祿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
知諫院絀而不與長編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起居
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兵部員外郎兼起

居舍人同知諫官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
注會要

特用遂詢

唐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
幾修注闕仁宗遂特用詢會要

無以易乘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
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
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
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仁宗實

起居郎廳壁記

洪邁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
大夫而下別為諫院同門而異戶唯給事中中
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渡江
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
為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大小實書之實行
之其未逮者得以告而還之兩起居日侍殿上
備顧問皆名一時清切要官然去來姓名不謹
於掌固四十年間已伴散不可致邁兄弟前後

四入省舉致志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建炎年時爲不整叙惑太具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爲百六十有八人其重至三至者三十有三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於青雲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省也題名成又請浙東相公大隸表其上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永叔

渙號自天震躬無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疎之才八年鴛鴦之行屢陪天仗三載鳳凰之掖密邇禁庭既聯甘泉法從之班復玷翰林供奉之選幾華塗之徧歷恐小器之易盈所以兩上丐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閑而反進求汰去而復遷至近九章莫榮二史點螭頭之水必茹含千古之宵捫柱下之星必淹貫百家之學苟非俊傑曷稱選掄况直言未罄於王前而陟典遽升於帝左倘冒居於寵數將沓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欲力解中書之職人瑞有鄭仁

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朝別咨時彥仍
以顛天之前疏遂其補外之私情上無濫恩下
亦知止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真德秀

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
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
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
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
重歟伏念某才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
技隳食攝禁林首尾四年漫云無補循名責實擯

斥乃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
多力辭不敢輕重顧如庸陋乃可冒居况今賢
俊布满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
賜敷奏俾某姑仍舊著少追譴呵精擇名儒以
重螭陞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
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箭追移青瑣闥晴
窻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

上天

寄劉起居

姚合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
絲仗迎春日香煙接
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
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
來謁聖君

寄裴起居

千官曉立爐煙裏立近
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
皇帝語書成幾卷太平書

寄右史李定言

姚合

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
螭頭運兔毫間闔欲開

金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含章復記言清秩稱當年
點筆非常筆朝天最
近天

寄左省韋起居

鄭谷

風神何蘊籍張緒正當年
端簡爐煙裏濡毫御
案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四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新集

諸院部

集賢院

歷代沿革

唐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為集賢殿改
 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
 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
 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
 使一人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

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
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四年置集賢御書院
學士直學士如開元故事永泰時勳臣罷節制
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下凡十三人宋太平
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總為
崇文院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
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大元置集賢院有大學
士

羣書要語

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
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

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
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
於外新唐百官志

詩句

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

易見天心

張燕公詩

古今事實

集賢有人

貞元中集賢學士甚眾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
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
於蔣乂乂微引根源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

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又
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
父子代為學士儒者榮之

學士加大

唐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
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
為讓而止

酒酣賦詩

開元十三年因奏封禪注勅學士等賜宴於

集仙殿上制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
為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各
令諸官韻羣臣賦詩并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子
得重彩者分之宴訖錫銀盤雜彩有差

餞送賦詩

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為
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
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典設郡曾為朝
奉散大夫本郡會稽司馬侍養知章時以羸疾
昏耄輦而往到會稽無幾考終鄉里榮之

稽古之力

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迴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寄宿之所

南唐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曰此銳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

賜錢充食

唐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祇供優厚將為糜費嘗謂人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書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日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

模楷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養漸減初也

賜贊褒美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卞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蒐

豕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東方顥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干木流度拍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毋旻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謹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廩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

是稱諒直。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窮
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
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
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隔日講易

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易
其後皇太子奏請讀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
明易而有名行亦無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
隔日為皇太子講易

讌飲賦詩

時又頻賜酒饌學士等讌飲為樂前後賦詩奏
上凡數百首時院內既有宰臣及侍講屢承恩
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燕公書曰東壁
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當時詞人稱美

父子相次

徐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
子相次為學士

父子代為

同前集賢有人注

特授全給

宋皇祐四年知汝州資政殿學士吳育以疾乞
盡落學士之職只守本官權領西京留司御史
臺 仁宗曰聞吳育以力學損心以成此疾且
吳育文行方爲人之師表比欲召歸講席以備
顧問而亟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
則俸入差減可特授集賢院學士以就全給宰
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之厚亦足以勵
孤陋僥倖之輦天下聞之孰不知勸

古今文集

古詩

集賢院即事

常衮

穆穆上清居沉沉中祕書金銷深內殿石甃淨
寒渠花樹臺斜倚宮煙閣半虛縹囊披錦綉翠
軸卷瓊琚墨潤冰文象香銷蠹字魚舊德雙遊
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待講
親華宸微吟步綺踈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奉和常舍人集賢院 司空曙
藹藹鳳凰宮蘭臺玉署通官附三台貴儒開百
氏宗司言陳禹命侍講發堯聰香卷青編內鈞

分綠宇中綴籤從太史鏘佩揖羣公顏謝徵文
並鍾裴直事同

和送赴集賢院

徐堅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肩菲參高選首濫承
明廬

昭文館

歷代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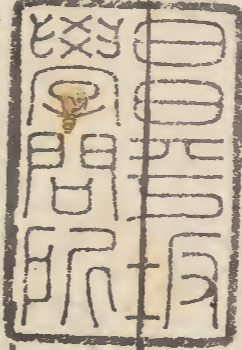
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

史二館南齊有摠明館梁有士林

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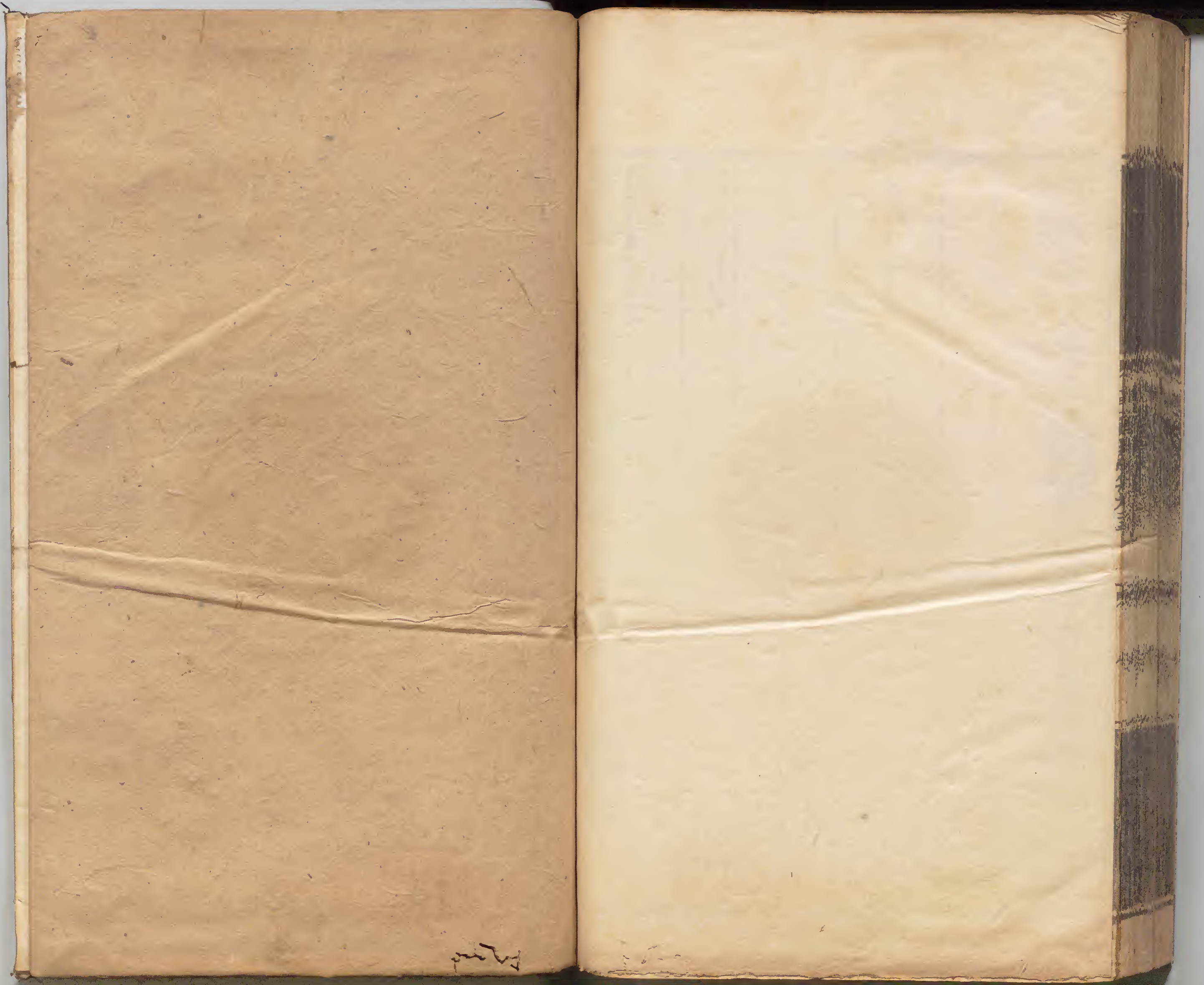
鳩聚學徒之所也唐武德初置修史館九年改
為弘文館正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
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賢書出禁中書法以授
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中置詳正學士校
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
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
改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
館景雲中復改為昭文館開元七年又改為弘
文館宋建隆復改為昭文館初以昭文館隸於
門下省後以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宰

相兼領大學士(大元)昭文館亦置大學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新集



存
561
之



南無
 司圖
 書藏
 朝藏